智囊/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二十七卷　狡黠

下一卷▶

雜智部總序

馮子曰：「智何以名雜也？以其黠而狡，慧而小也。正智無取於狡，而正智或反為狡者困；大智無取於小，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。破其狡，則正者勝矣；識其小，則大者又勝矣。況狡而歸之於正，未始非正；小而充之於大，未始不大乎？一餳也，夷以娛老，跖以脂戶，是故狡可正，而正可狡也。一不龜乎也，或以戰勝封，或不免於汾澼雰，是故大可小，而小可大也。雜智具而天下無餘智矣。難之者曰：「智若愚，是不有餘智乎？」吾應之曰：「政唯無餘智，乃可以有餘智。太山而卻撮土，河海而辭涓流，則亦不成其太山河海矣！」雞鳴狗盜，卒免孟嘗，為薛上客，顧用之何如耳。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謂正且大者，不反為不善用智者之賤乎？是故以雜智終其篇焉。得其智，化其雜也可；略其雜，彩其智也可。

英雄欺人，盜亦有道；智日以深，奸日以老。象物為備，禹鼎在茲；庶幾不若，莫或逢之。集「狡黠」。

呂不韋

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，無子。夏姬生子異人，質於趙。秦數伐趙，趙不禮之，困不得意。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，見之曰：「此奇貨可居。」乃說之曰：「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，子之兄弟二十餘人，子居中，不甚見幸，不得爭立。不韋請以千金為子西遊，立子為嗣。」異人曰：「必如君策，秦國與子共之。」不韋乃厚貲西見夫人姊，而以獻於夫人，因譽異人賢孝，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不韋因使其姊說曰：「夫人愛而無子，異人賢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，誠以此時拔之，是異人無國而有國，夫人無子而有子也，則終身有寵於秦矣。」夫人以為然，遂與太子約以為嗣，使不韋還報異人。異人變服逃歸，更名楚。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，知其有娠，異人見而請之，不韋佯怒，既而獻之，期年而生子政。嗣楚立，是為始皇。

〔真西山曰〕

「秦自孝公以至昭王，國勢益張。合五國百萬之眾，攻之不克。而不韋以一女子，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。不韋非大賈，乃大盜也。」

陳乞

齊陳乞將立公子陽生，而難高、國，乃偽事之。每朝，必驂乘焉。所從，必言諸大夫曰：「彼皆偃蹇，將棄子之命，其言曰：『高、國得君必逼我，盍去諸？』固將謀子，子早圖之！圖之莫如盡滅之，需事之下也。」及朝，則曰：「彼虎狼也，見我在子之側，殺我無日矣，請就之位。」又謂諸大夫曰：「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，曰：『國之多難，貴寵之由。盡去之而後君定。』既成謀矣，盍及其未作也先諸？作而後悔，亦無及也！」大夫從之。夏六月，陳乞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。國夏聞之，與高張乘如公，戰敗奔魯。初，景公愛少子荼，謀於陳乞，欲立之。陳乞曰：「所樂乎為君者，廢興由我故也。君欲立荼，則臣請立之。」陽生謂陳乞曰：「吾聞子蓋將不立我也？」陳乞曰：「夫千乘之王，廢正而立不正，必殺正者。吾不立子，所以生子也，走矣！」與之玉節而走之。景公死，荼立。陳乞使人迎陽生置於家。除景公之喪，諸大夫皆在朝，陳乞曰：「常之母有魚菽之祭，願諸大夫之化我也。」諸大夫皆曰：「諾。」於是皆之陳乞之家。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，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，開之，則闖然公子陽生也。陳乞曰：「此君也已。」諸大夫不得已，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，自是往弒荼。

〔評議〕

自陳氏厚施，已有代齊之勢矣，所難者，高、國耳。高、國既除，諸大夫其如陳氏何哉？弒荼立陽生，旋弒陽生立壬，此皆禪國中間過文也。六朝之際，此伎倆最熟，陳乞其作俑者乎？

徐溫

初，張顥與徐溫謀弒其節度使楊渥。溫曰：「參用左右牙兵，必不一，不若獨用吾兵。」〔邊批：反言之。〕顥不可。溫曰：「然則獨用公兵。」〔邊批：本意如此。〕顥從之，後窮治逆黨，皆左牙兵，由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。

荀伯玉

或言蕭道成有異相。宋主疑之，徵為黃門侍郎。道成無計得留。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，魏果遣游騎行境上，宋主聞而懼，乃使道成複本任。

高歡

歡計圖爾朱兆，陰收眾心。乃詐為兆書，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，眾遂愁怨。又偽為并州符，徵兵討步落稽，發萬人，將遣之，而故令孫騰、尉景偽請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歡親送之郊，雪涕執別，於是眾皆號哭，聲動地。歡乃喻之曰：「與爾俱失鄉客，義同一家，不意乃爾。今直向西，當死；後軍期，又當死；配胡人，又當死。奈何？」眾曰：「唯有反耳。」歡曰：「反是急計，須推一人為主。」眾願奉歡，歡曰：「爾等皆鄉里，難制，雖百萬眾，無法終灰滅。今須與前異，不得欺漢兒，不得犯軍令，否者，吾不能取笑天下。」眾皆頓首：「生死唯命。」於是明日遂椎牛享士，攻鄴，破之。

潘崇

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，既而又欲立公子職。商臣聞之，未察也。告其傅潘崇曰：「若之何而察之。」潘崇曰：「饗江芊成王嬖，而勿敬也。」商臣從其策，江芊果怒，曰：「呼，役夫，宜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也。」商臣曰：「信矣。」

〔評〕

陽山君相衛，聞衛君之疑己也，乃偽謗其所愛樛竪以知之。術同此。

曹操

魏武常行軍，廩谷不足，私召主者問：「如何？」主者曰：「可行小斛足之。」曹公曰：「善。」後軍中言曹公欺眾，公謂主者曰：「借汝一物，以厭眾心。」乃斬之，取首題徇曰：「行小斛，盜官谷。」軍心遂定。

曹公嘗云：「我眠中不可妄近，近便斲人，亦不自覺，左右宜慎之。」一日陽眠，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，因便斲殺。復臥，既覺，問：「誰殺我侍者？」自是每眠人不敢近。

魏武言人欲危己，己輒心動，因語所親小人曰：「汝懷刃密來我側，我必說必動，執汝使行刑，汝但勿言，保無他故，當厚相報。」親者信焉，不以為懼，遂斬之。此人至死不知也。左右以為實，謀逆者挫氣矣。

操少時，嘗與袁紹觀人新婚，因潛入主人園中，夜叫呼云：「有偷兒賊。」青庐中人皆出觀，操乃入，抽刃劫新婦。與紹還出，失道，墜枳棘中，紹不能得動，操復大叫云：「偷兒在此。」紹惶迫，自擲出，遂以俱免。

〔述〕

《世說》又載，袁紹曾遣人夜以劍擲操，少下不著，操度後來必高，因帖臥牀上，劍至，果高。此謬也！操多疑，其儆備必嚴，劍何由及牀？設有之，操必遷臥，寧有復居危地、以身試智之理。

田嬰　劉瑾

田嬰相齊，人有說王者曰：「終歲之計，王盍以數日之間自聽之？不然，無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田嬰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。王將聽之矣，田嬰令官具押券鬥石參升之計。王自聽計，計不勝聽。罷食後復坐，不復暮食矣。田嬰復請曰：「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，王以一夕聽之，則群臣有為勸勉矣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俄而王已睡矣，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。王終不能聽，於是盡以委嬰。

劉瑾欲專權，乃構雜藝於武廟前，候其玩弄，則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，上曰：「吾用爾何為？而一一煩朕耶，宜亟去。」如此者數次，後事無大小，唯意裁決，不復奏。

趙高　李林甫

趙高既勸二世深居，而己專決。李斯病之。高乃見斯曰：「關東群盜多，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，臣欲諫，為位卑，此真君侯之事，君何不諫？」斯曰：「上居深宮，欲見無間。」高曰：「請候上間語君。」於是待二世方燕樂，婦女居前，使人告斯：「可奏事矣。」斯至上謁，二世怒。高因言丞相怨望欲反，下斯獄，夷三族。

李林甫謂李適之曰：「華山有金礦，彩之可以益國，上未之知也。」〔邊批：使金果可採，林甫何不自言？〕他日適之言之，上以問林甫，對曰：「臣久知之，但華山陛下本命，王氣所在，鑿之非宜，故不敢言。」上以林甫為愛己，而疏適之，遂罷政事。

嚴挺之徙絳州刺史。天寶初，帝顧林甫曰：「嚴挺之安在？此其才可用。」林甫退召其弟損之，與道舊，諄諄款曲，且許美官，因曰：「天子視絳州厚要，當以事自解歸，得見上，且大用。」邊批：天子果欲大用，何待見乎？因紿挺之使稱疾，願就醫京師。林甫已得奏，即言挺之春秋高，有疾，幸閒官得養。帝恨咤久之，乃以為員外詹事，詔歸東郡。挺之鬱鬱成疾。

帝嘗大陳樂勤政樓，既罷，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。帝愛其蘊藉，稱美之。明日，林甫召絢子，曰：「尊府素望，上欲任以交、廣，若憚行，且當請老。」絢懼，從之，因出為華州刺史，絢由是廢。

〔評〕

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，為所玩弄而不知。信奸人之雄矣！然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，挺之不起大用之念，盧絢不憚交、廣之遠，則林甫雖狡，亦安所售其計哉？愚謂此三人之愚，非林甫之智也。

石顯

石顯自知擅權，恐天子一旦入間言，乃時歸誠，取一言為驗，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，先白上，曰：「恐漏盡宮門閉，請詔吏開門。」上許之，顯於是故投夜還，稱詔開門入，旦果有人上書，告顯矯詔開宮門者，天子得書，笑以示顯，顯因泣曰：「陛下過私小臣，群下嫉妒，欲陷臣。」上以為然，愈寵信之。

藍道行

世廟時，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倖。上故有所問，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，不能答。則咎中官穢，不能格真仙，中官以密封授道行，使自焚。道行乃為偽封付火，而匿其真跡，所答具如旨，上以為神，益信之。

〔評〕

藍詐矣，然廷臣卒賴其力，假神仙以去嚴嵩，則詐亦有用處也。

嚴嵩

伊庶人為王時，以殘暴歷見糾於台使者，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，得小緩。及嵩敗家居，則遣軍卒十輩造嵩家，脅償金。嵩置酒款之，而好語曰：「所惠金十萬，實無之，僅得半耳，而又半費，請以二萬金償。」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，既去而聞於郡曰：「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，速掩之，可獲也。」郡發卒追得金，悉捕軍卒下獄論死。

吉溫

李適之為兵部尚書，李林甫惡之，使人發兵部詮曹奸利事，收吏六十餘人，付京兆尹。尹使法曹吉溫鞫之。溫入院，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問，或杖或壓，號呼之聲，所不忍聞。兵部吏素聞溫慘酷，及引入，皆自誣服，頃刻獄成，而囚無榜掠，適之遂得免。

陽虎

陽虎之敗，魯人閉門而捕之，圍之三匝。虎奔及門，門者曰：「天下探之不窮，我今出子。」虎因揚劍提戈而出〔邊批：句有味。〕。顧反，取戈以傷出之者，出之者怨

之曰：「我非故與子友也，為子脫死，而反傷我。」魯君聞失虎，大怒，問所出之門，有司拘之，不傷者被罪，而傷者獨蒙厚賞。

郭純　王燧

東海孝子郭純喪母，每哭則群鳥大集。使檢有實，旌表門閭。復訊，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，群鳥爭來食之。其後數數如此，鳥聞哭聲，莫不競湊，非有靈也。

〔評議〕

田單妙計，可惜小用。然撒餅亦資冥福，稱孝可矣！

河東孝子王燧家貓、犬互乳，其子言之州縣，遂蒙旌表。訊之，乃是貓、犬同時產子，取其子互置窠中，飲其乳慣，遂以為常。

〔評〕

即使非偽，與孝何干？

丁謂　曹翰

丁謂既竄崖州，其家寓洛陽，嘗作家書，遣使致之洛守劉燁，祈轉付家，戒使者曰：「伺燁會僚眾時呈達。」燁得書，遂不敢隱，即以聞，帝啟視，則語多自刻責，敘國厚恩，戒家人無怨望。帝感惻，遂徙雷州。

曹翰貶汝州。有中使來，翰泣曰：「眾口食貧不能活，以袱封故衣一包，質十千。」中使回奏之，太宗開視，乃一畫障，題曰：「下江南圖」，惻然憐之，因召還。

秦檜

秦檜用事，天下貢獻先入其門，而次及官家。一日，王夫人常出入禁中，顯仁太后言：「近日子魚大者絕少。」夫人對曰：「妾家有之，當以百尾進。」歸告檜，檜咎其失言，明日進糟青魚百尾，顯仁拊掌笑曰：「我道這婆子村，果然。」

又，程厚〈〔子山〕〉與檜善。為中舍時，一日邀至府第內閣，一室蕭然，獨案上有紫綾縹一冊，寫《聖人以日星為紀》賦，尾有「學生類貢進士秦塤呈」。文采豔麗。程兀坐靜觀，反覆成誦，唯酒餚問勞沓至，及晚，檜竟不出，乃退，程莫測也。後數日，差知貢舉宣押入院，始大悟，即以此命題，此賦擅場，塤遂首選。

李道古

李道古便佞巧宦，常以酒餚棋博游公卿門。角賭之際，偽為不勝而厚償之。故得一時虛名，而嗜利者悉與之狎。

鄒老人

鄒老人，吳之猾徒也。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家李乙而事露，有司捕置於獄，以重賄求老人，老人索百金，懷之走南都，納交於刑曹徐公。往來漸密，時留宿，忽中夜出金獻徐，訴以內親王甲枉獄，徐曰：「吾不吝為謀，然吳越事隔，何可致力？」老人曰：「不難，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，內兩人吳產也，公第敕二盜，認李乙為其夜殺，則此不加罪，而彼得再生矣。」徐許之，老人退，又密訪二盜妻子，許以養育，二盜亦許之。及鞫，刑曹問：「若吳人，曾殺人否？」二盜即招某月日殺李乙於家，掠其資。老人抱案還吳，令王甲之子鳴於官，竟得釋。甲自獄歸，遇李乙於門，竟死。

狡訟師

浙中有子毆七十歲父而墮其齒者，父取齒訟諸官。子懼甚，迎一名訟師問計，許以百金。師搖首曰：「大難事。」子益金固請，許留三日思之。至次日，忽謂曰：「得之矣。辟人，當耳語若。」子傾耳相就，師遽齧之，斷其半輪，血污衣。子大驚，師曰：「勿呼，是乃所以脫子也。然子須善藏，俟臨鞫乃出。」既庭質，遂以父齧耳墮齒為辯，官謂耳不可以自齧，老人齒不固，齧而墮，良是，竟免。

〔評〕

毆父而以計免，訟師之顛倒王章，可畏哉！然其策亦大奇矣。

土豪張

北京城外某街，有張姓者，土豪也，能以財致人死力，凡京中無賴皆歸之。忽思乞兒一種未收，乃於隙地創土室，招群丐以居，時其緩急而周之。群丐感恩次骨，思一報而無地。久之，先用以徵債，債家畏丐嬲，無不立償者。已而，詗人有營乾之事，輒往拜，自請居間；或不從，則密喻群丐嬲之，復陰使人為之畫策，謂非張某不解。乃張至，瞋目一呼，群乞駭散。人服其才。

因倩營乾，任意籠絡，得錢不貲，復以小嫌怒一徽人。其人開質庫者，張遣人偽以龍袍數事質銀，意似匆遽，囑云：「有急用，故且不索票，為我姑留外架，晚即來取也。」別使人首之法司，指為違禁，袍尚存架，而籍無質銀者姓名，遂不能直，立枷而死。逾年，張坐他事繫獄，徽人子訟父冤，盡發其奸狀，且大出金錢為費，張亦問立枷，而所取枷，即上年所用以殺徽人者，封識姓名尚存。人或異之，張竟死。〔邊批：天道不遠，巧於示人，然則天更智矣。〕

〔評議〕

丐，廢人也，而以智役之，能得其用。彼坐擁如林，而指臂不相運掉者何哉？張之儉狡不足道，乃其才亦有過人者。若虞詡設三科募士，堪作一隊長矣。

皦生光

萬曆間，皦生光以妖書事論死，京都快之。生光才而狡，往往以術制人為利。有縉紳媚一權貴，求得玉杯為壽，偶詢之生光。不三日，生光持杯一雙來售，云：「出自中官家，價可百金，只索五十金。」縉紳欣然鬻之，逾數日，忽有廠校束縛二人噪而來，勢甚急，視之則生光與中官也，生光蹙額言：「前杯本大內物，中官竊出，今事覺不能諱，唯有速還原物，彼此可保無害。」縉紳大窘。杯已餽去，無可償，反求計於生光，生光有難色，久之，乃為料理納賄：「某中官若干，某衙門若干，庶萬一可以彌縫。」縉紳不得已，從之，費幾及千金，後雖知生光狡計，無如何矣。

永嘉船夫

湖中小客貨姜於永嘉富人王生，酬直未定，強秤之，客語侵生，生怒，拳其背，僕

戶限死。生扶救，良久復甦，以酒食謝過，遺之尺絹，還次渡口，舟子問：「何處得此？」具道所以，且曰：「幾作他鄉鬼矣！」時數里間有流屍，舟子因生心，從客買其絹，並丐筠籃。客既去，即撐屍近生居，脫衫褲衣之，走叩生門，倉皇告曰：「午後有湖州客過渡，云為君家捶擊垂死，冷我告官，呼骨肉直其冤，留絹與籃為證，今已絕矣。」生舉家懼且泣，以二百千賂舟子，求瘞屍深林中。後為黠僕要脅，聞於官，生因徙居，忘故瘞處，拷掠病死。而明年姜客具土儀來訪，言買絹之故，其家執僕訴冤，官並捕舟子斃死。

孫三

臨安北門外西巷，有賣熟肉翁孫三者，每出，必戒其妻曰：「照管貓兒，都城並無此種，莫令外人聞見、或被竊去，絕吾命矣。我老無子，此與我子無異也。」日日申言不已，鄉里數聞其語，心竊異之，覓一見不可得。一日，忽拽索出到門，妻急搶回，其貓乾紅色，尾足毛須盡然，見者無不駭羨。孫三歸，責妻慢藏，棰詈交至。已而浸淫達於內侍之耳，即遣人啖以厚直，孫峻拒，內侍求之甚力，反覆數四，僅許一見，既見，益不忍釋，竟以錢三百千取去。孫涕淚，復棰其妻，竟日嗟悵。內侍得貓喜極，欲調馴然後進御。已而色澤漸淡，才及半月，全成白貓，走訪孫氏，已徙居矣。蓋用染馬纓法積日為偽。前之告戒棰怒，悉奸計也。

鐵牛道人

紹興間，淮堧有一道人求乞，手持一鐵牛，高呼「鐵牛道人」。在浮光數月，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。主人問：「鐵牛何用？」曰：「能糞瓜子金。」主人欲以資財易之，道人堅不肯，後議只賃一宿，令置密室，來早開視，果糞瓜子金數星。道人至，取鐵牛去，主人妄想心熾，尋訪道人，欲買此牛，道人不從。百色宛轉方允，議以日得金計之，償以一歲金價。在家數日，糞金如前，未幾遂止，視牛尾後有一竅，無他異。忽家中一婢暴疾，召其夫贖去。後有人云：「道人預買此婦人，密持其金在其家。前後糞金，皆此婦人所為。」急尋之，已遁矣。〈〔出《趙灌園就日錄》。〕〉

〔議〕

若能糞金，尚須乞錢耶？其偽甚明！而竟為貪心所蔽。「利令智昏」，信哉！

京邸假宦官

嘉靖間，一士人候選京邸。有官矣，然久客橐空，欲貸千金，與所故遊客談。數日報命，曰：「某中貴允爾五百。」士人猶恨少，客曰：「凡貸者例以厚贄先，內相性喜諛，苟得其歡，即請益非難也。」士人拮据，湊貨器幣，約值百金，為期入謁及門。堂軒巨麗，蒼頭庐兒皆曳綺縞，兩壁米袋充棟，皆有御用字。久之，主人出，壯橫肥，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，〔邊批：極力裝扮。〕享禮微笑，許貸八百，庐兒曰：「已晚，須明日。」主人可之。士人既出，喜不自勝，客復屬耳：「當早至，我俟於此。」及明往，寥然空宅，堂下煤土兩堆，皆袋所傾。問主宅者，曰：「昨有內相賃宅半日，知是誰何？」客亦滅跡，方悟其詐。

京師騙子

胠篋唯京師最黠，有盜能以一錢誆百金者。作貴游衣冠，先詣馬市，呼賣胡牀者，與一錢，戒曰：「吾即乘馬，爾以胡牀侍。」其人許諾，乃謂馬主：「吾欲市駿，試可乃論價。」馬主謹奉羈的，其人設胡牀，盜上馬，疾馳而去。馬主初意設胡牀者其僕也，已知其非，乃亟追之。盜逕扣官店，維馬於門，云：「吾某太監家下，欲緞匹若干，以馬為質，用則奉價。」店賭良馬，不之疑，如數畀之。負而去，俄而馬主蹤跡至店，與之爭馬，成訟。有司不能決，為平分其馬價云。

老嫗騙局

萬曆戊子，杭郡北門外有居民，年望六而喪妻。二子婦皆美，而事翁皆孝敬。一日忽有老嫗立於門，自晨至午，若有期待而不至者，翁出入數次，憐其久立，命二子婦詢其故，婦曰：「吾子忤逆，將訴之官，期姐子同往，久候不來，腹且枵矣。」子婦憐而飯之，言論甚相愜，至暮，期者不來，因留之宿，一住旬日。凡子婦操作，悉代其勞，而女工尤精。子婦唯恐其去也，謂嫗無夫而子不孝，煢煢無歸，力勸翁娶之，翁乃與合。又旬餘，嫗之子與姐子始尋覓而來，拜跪告罪，嫗猶厲詈不已，翁解之，乃留飲。其人即拜翁為繼父，喜母有所托也。如此往來三月，一日嫗之孫來，請翁一門，云已行聘，嫗曰：「子婦來何容易，吾與翁及兩郎君來耳。」往則醉而返。又月餘，其孫復來請云：「某日畢姻，必求二姆同降。」子婦允其請，且多貨衣飾，盛妝而往，嫗子婦出迎，面黃如病者，日將晡，嫗子請二姆迎親，且曰：「鄉間風俗若是耳。」嫗佯曰：「汝妻雖病，今日稱姑矣，何以不自往迎，而煩二位乎？」其子曰：「規模不雅，無以取重。既

來此，何惜一往？」嫗乃許之，於是嫗與病婦及二子婦俱下船去，更餘不返，嫗子假出覘，孫又繼之，皆去矣。〔邊批：金蟬脫殼計。〕及天明，遍覓無蹤，訪之房主，則云：「五六月前來租房住，不知其故。」翁父子悵悵而歸，親友來取衣飾，傾囊償之，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，訟之官，翁與子恨極，因自盡。

騙驢婦

有三婦人雇驢騎行，一男子執鞭隨之。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，呼二婦曰：「緩行俟我。」因倩男子佐之下，即與調謔，若相悅者。已乘驢，曰：「我心痛，不能急行。」男子既不欲強少婦，追二婦又不可得，乃憩道旁。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，是日三驢皆失。

朱化凡

瞽者朱化凡，居吳江，善卜，就卜者如市，家道浸康。一日晡時，忽有青衣二人傳主人命，欲延朱子舟中問卜。其主人，貴公子也。朱辭以明晨，青衣不可，曰：「主人性卞急，且所占事不得緩。」固請同行，因左右翼而去。步良久，至一舟，似僻地，而入甚伙。坐定，且飲食之，謂朱曰：「吾儕探囊者，實非求卜，今宵擬掠一大姓，借汝為魁。」朱大悲，自云：「盲人無用。」答曰：「無他，但乞安坐堂中，以木拍案，高叫『快取寶來』而已。得財當分惠汝，不然者，斲汝數段，投波中矣。」朱懼而從之，夜半如前翼之而行，到一家，坐朱堂中。朱如其戒，且拍且叫。群盜罄所藏而去，朱猶拍呼不已。主人妻初疑賊尚在，未敢出。久之，竊視，止一人，而其聲頗似習聞者。因前縛，舉火照之，乃其夫也，所劫即化凡家物。驚問其故，方知群賊之巧。

黃鐵腳

黃鐵腳，穿窬之雄也。鄰有酒肆，黃往貰，肆吝與，黃戲曰：「必竊若壺，他肆易飲。」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幾上，鐍戶甚固，遂安寢。比曉失壺，視鐍如故，亟從他肆物色，壺果在，問所得。曰：「黃某。」主詣黃問故，黃自言用一小竿竊其中，俾通氣，以豬溺囊係竿端，從霤引竿，納囊於壺，乃噓氣脹囊，舉而升之，故得壺也。

竊磬賊

鄉一老嫗，向誦經，有古銅磬，一賊以石塊作包，負之至嫗門外。人問何物，曰：

「銅磬，將鬻耳。」入門見無人，棄石於地，負磬反向門內曰：「欲買磬乎？」曰：「家自有。」賊包磬復負而出，內外皆不覺。

假跛書生　假斷腳偷

閶門有匠，鑿金於肆。忽一士人，巾服甚偉，跛曳而來，自語曰：「暴令以小過毒撻我，我必報之！」因袖出一大膏藥，薰於爐次，若將以治瘡者。俟其熔化，急糊匠面孔，匠畏熱，援以手，其人即持金奔去。

又一家門集米袋，忽有躄者，垂腹甚大，盤旋其足而來，坐米袋上，眾所共觀，不知何由。匿米一袋於胯下，復盤旋而去。後失米，始知之。蓋其腹襯塞而成，而躄亦偽也。

斷腳盜

有躄盜者，一足躄，善穿窬。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，登屋翻瓦，使二盜以繩下之，搜資入之櫃，命二盜係上已，復下其櫃，入資上之，如是者三矣。躄盜自度曰：「櫃上，彼無置我去乎。」遂自入坐櫃中，二盜係上之，果私語曰：「資重矣，彼出必多取，不如棄去。」遂持櫃行大野中，一人曰：「躄盜稱善偷，乃為我二人賣。」一人曰：「此時將見主人翁矣。」相與大笑歡喜，不知躄盜乃在櫃中，頃二盜倦，坐道上，躄盜度將曙，又聞遠舍有人語笑，從櫃中大聲曰：「盜劫我。」二盜惶訝遁去，躄盜顧乃得金資歸。何大復作《躄盜篇》。

京都道人

北宋時，有道人至京都，稱得丹砂之妙，顏如弱冠，自言三百餘歲。貴賤咸事慕之，輸貨求丹，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。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，飲啜方酣，閽者報曰：「郎君從莊上來，欲參覲。」道士作色叱之，坐客或曰：「賢郎遠來，何妨一見。」道士顰蹙移時，乃曰：「但令入來。」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，昏耄傴僂，趨前而拜。拜訖，叱入中門，徐謂坐客曰：「小兒愚馬矣，不肯服食丹砂，以至此，都未及百歲，枯槁如斯，常日斥至村墅間耳。」坐客愈更神之，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，乃云：「傴僂者，即其父也。」

丹客

客有炫丹術者，輿從甚盛。攜美妾日飲於西湖，所羅列器皿，望之燦然，皆黃白。一富翁見而豔之，前揖問曰：「公何術而富若此？」客曰：「丹成，特長物耳。」富翁遂延客並其妾至家，出二千金為母使煉之，客之鉛藥。練十餘日，密約一長髯突至，紿曰：「家罹內艱，求亟返。」客大慟，謂主人曰：「事出無奈，煩主君同餘婢守爐，餘不日來耳。」客實竊丹去，又囑婦私與主媾。而不悟也，遂墮計中，綢繆數宵而客至，啟爐視之，大驚曰：「敗矣，似有觸之者。」因詈主人無行，欲掠治妾，主人不能諱，復出厚鏹謝罪，客作怏怏狀去。主君猶以得遣為幸，而不知銀器皆偽物，妾則典妓為騙局也，翁中於貪淫，此客亦黠矣哉。

嘉靖中，松江一監生，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。有丹士，先以小試取信，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。生慚憤甚，欲廣游以冀一遇。忽一日，值於吳之閶門，丹士不俟啟齒，即邀飲肆中，慇懃謝過，既而謀曰：「吾儕得金，隨手費去，今東山一大姓，業有成約，俟吾師來舉事，君肯權作吾師，取償於彼，易易耳。」生急於得金，許之。乃令剪髮為頭陀，事以師禮，大姓接其談鋒，深相欽服，日與款接。而以丹事委其徒輩，且謂師在，無慮也。一旦復竊金去，執其師，欲訟之官，生號泣自明，僅而得釋。及歸，親知見其發種種，皆訕笑焉。

〔述評〕

以金易色，尚未全輸，但纏頭過費耳。若送卻頭髮博「師父」一聲，尤無謂也。

近年崑山有一家，為丹客所欺，去千金，忿甚，乃懸重賞物色之。逾數日，或報丹客在東門外酒肆中聚飲，覘之信然，索賞而去。主人入肆，丹客歡然起迎，主人欲言，客遽止之，曰：「勿揚吾短，原物在，且飲三杯，當璧還耳。」主人喜，正劇飲間，丹客起小便，伺間逸去。問同席者，皆云：「偶此群飲，初不相識。」方知報信者亦其黨，來騙賞銀耳。

譎僧

有僧異貌，能絕粒。瓢衲之外，絲粟俱無。坐徽商木筏上，旬日不食不飢。商試之，放其筏中流，又旬日，亦如此。乃相率禮拜，稱為「活佛」，競相供養，曰：「無用供

養，我某山寺頭陀，以大殿毀，欲從檀越乞佈施，作無量功德。」因出疏，令各占甲乙畢，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。及期，眾往詢寺，絕無此僧。殿即毀，亦無乞施者。方與僧駭之，忽見伽藍貌酷似僧，懷中有簿，即前疏，眾詫神異，喜施千金。恐泄語有損功德，戒勿相傳，後乃知始塑像時，因僧異貌，遂肖之，作此伎倆；而不食，乃以乾牛肉臠大數珠數十顆，暗嵌之。皆奸僧所為。

閿鄉一村僧，見田家牛肥碩，日伺牛在野，置鹽己首，俾牛舔之，久遂閑習。僧一夕至田家，泣告曰：「君牛乃吾父後身，父以夢告我，我欲贖歸。」主驅牛出，牛見僧即舔僧首，主遂以牛與僧。僧歸，殺牛，丸其肉置空竹杖中，又以坐關不食欺人焉。後有孟知縣者，詢僧便溺，始窮其詐。

白鐵餘

白鐵餘者，延州嵇胡也。埋一銅佛像於窮谷中柏樹之下，俟草遍生，宣言佛光現，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聖佛，佯從他所劚之，不得，謂是眾誠未至，不佈施耳。蓋舍者百餘萬，即劚埋處，獲像焉。求見聖佛者日益眾，乃以紺紫緋黃綾為袋數重盛像，觀者去其一重，一回佈施，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。遂作亂，自稱「光王軍師」。程務挺討斬之。

〔評〕

一智也，善用之，即李抱貞、劉玄佐；不善用之，則白鐵餘矣！於智何尤哉？

劉龍子

唐高宗時，有劉龍子者，作一金龍頭藏袖中，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；每聚眾，出龍頭，言「聖龍吐水，飲之百病皆差。」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，與人飲之，皆罔云「病癒」。施捨無數。後以謀逆被誅。

馬太守

興古太守馬氏在官，有親故人投之，求恤焉。馬乃令此人出外往，詐云是神人道士，治病無不手下立愈。又令辯士遊行，為之虛聲云「能令盲者登視，躄者即行」。於是四

方雲集，禮之如市，而錢帛固已積山矣。又敕諸求治病者：「雖不便愈，當告人言愈也，如此則必愈；若告人未愈者，則後終不癒也。道法正爾，不可不信！」於是後人問前來人，輒告云「已愈」。無敢言未愈者也。旬日之間，乃致巨富焉。

假皇帝

唐懿宗屢微行游寺觀。奸民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，於是暗集其群，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，衣上私行之服，多以龍腦諸香薰襲，引二三小僕，潛入寄綾小院。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，假服者遣之而去，逡巡，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，給之不暇，假服者謂院僧曰：「院中有何物可借之。」僧未諾間，小僕擲眼向僧，僧驚駭，曰：「櫃內有人寄綾千匹，唯命是聽。」於是啟櫃罄而給之，小僕謂僧曰：「來早於朝門相覓，可奏引入內，所酬不輕。」假服者遂跨衛而去，僧自是經月訪於內門，杳無所見，乃知群丐並是奸黨。

南京道士

萬曆丙午間，南京有山西賈人，鬻羧貨於三山街。忽一日，有客偕一道者至，單開羧貨，約百餘金，體制俱異，先留定銀一大錠，俟貨足兌絕。自是以催貨為名，頻頻到店，到則兩人耳語，指天畫地，若甚秘密事。賈人疑而問之，不言，再問，乃屏人語曰：「吾道兄善望氣者，昔秦皇謂江南有天子氣，因埋金千萬以厭之，故曰『金陵』，從來莫知其處。夜來道兄見寶氣騰空，知藏金久當世，未卜其處。今詳察寶氣所騰之處，在尊店第三重屋下，誠禱祠而發之，富可敵國。」賈人貪，信之，乃曰：「第三重屋乃吾內室也，發之當如何？」客曰：「此事須問吾道兄。」道者曰：「可引吾一觀乎？」賈人曰：「可。」既審視，曰：「的矣！自此至彼，凡三丈餘皆金穴也。此金數千年而氣上騰，的是天數。足下若非莫大之福，亦不能遇吾至也。今唯擇吉，具牲醴，祭告天地，集耰鋤數十輩，於人靜後，齊工發掘，至五尺餘，便可知矣。」賈人信其言，與之訂期。至日午後，客與道者偕來，祭尊極誠，道者復披髮仗劍作法事良久，使眾皆飽食，俟深夜，耰鋤並舉，發至五尺深，並無所見。天已大明，忽聞門外呵殿之聲，則督府某以通家紅帖來拜，賈人方驚訝，而某衣花繡登堂，固請相見，賈人強出，拜伏於地，某掖起之，因曰：「聞秦皇埋金為足下所發，其富敵國，某特奉賀，方今邊餉告匱，誠以數萬佐國家之急，萬戶侯不足道也，某當為足下奏聞。」賈人觳觫謝無有，某直入內室，見戶外杯盤狼籍，地下開墾縱橫，而客與道士俯伏前謁，言「埋金實有之，但不甚多。」賈人不能白，懼禍，不得已，餽三千金求免，並還定貨之銀，由是氈業遂廢。

〔述〕

《太平廣記》載，薛氏二子野居伊闕，有道士叩關求漿。薛氏欽其道氣，接談甚洽，道士因誇所居氣色甚佳：「自此東南百步，有五鬆虯偃，在境內否？」曰：「是某良田也。」道士遂屏人語：「此下有黃金百金，寶劍二口。其氣隱隱浮張，翼間，某尋之久矣。黃金可以施德，其龍泉自佩，當位極人臣。某亦請其一，效斬魔之術。」二子惑之，道士擇日起土，索灰纏三百尺，五色彩縑甚多，又用祭壇十座，器皿俱用中金，約費數千。又言：「某善點化之術，視金銀如糞土，今有囊篋寄太徽宮，欲暫寄。」須臾令人負篋而至，封鐍甚固，重不可舉，至某夜，與其徒設法於五鬆間，戒勿妄窺，俟法事畢，當相召。及曉杳然，二子往視之，但見輪蹄之跡，所陳設為之一空矣，事頗相類。

江南士子

江南有文科者，衣冠之族，性奸巧，好以術困人而取其資。有房一所，貨於徽人。業經改造久矣，科執原直取贖，不可，乃售計於奴，使其夫婦往投徽人為僕，徽人不疑也。兩月餘，此僕夫婦潛竄還家，科即使他奴數輩謂徽人曰：「吾家有逃奴某，聞靠汝家，今安在？」徽人曰：「某來投，實有之，初不知為貴僕，昨已逸去矣。」奴輩曰：「吾家昨始緝知在宅，豈有逸去之事？必汝家匿之耳，吾當搜之！」徽人自信不欺，乃屏家眷於一室，而縱諸奴入視，諸奴搜至酒房，見有土鬆處，佯疑，取鋤發之，得死人腿一隻，乃哄曰：「汝謀害吾家人矣！不然，此腿從何而來？當執此訟官耳。」徽人懼，乃倩人居間，科曰：「還吾屋契，當寢其事耳。」徽人不得已，與之期而遷去。向酒房之人腿，則前投靠之奴所埋也。

科嘗為人居間公事。其人約於公所封物，正較量次，有一跛丐，右持杖，左攜竹籃，籃內有破衣，捱入乞賞。科掂零星與之，丐嫌少，科佯怒，取元寶一錠擲籃中，叱曰：「汝欲此耶？」丐悚懼，曰：「財主不添則已，何必怒？」雙手捧寶置幾上而去。後事不諧，其人啟封，則元寶乃偽物，為向丐者易去矣，丐者，即科黨所假也。

〔述〕

蘇城四方輻湊之地，騙局甚多。曾記萬曆季年，有徽人叔姪爭墳事，結訟數年矣，其姪先有人通郡司理，欲於撫台准一詞發之。忽有某公子寓閶門外，云是撫公年姪，衣

冠甚偉，僕從亦都。徽婬往拜，因邀之飲。偶談及此事，公子一力承當。遂封物為質，及期，公子公服，取訟詞納袖中，徑入撫台之門，徽婬從外伺之，忽公事已畢而門閉矣，意撫公留公子餐也。詢門役，俱莫知，乃晚衙，公子從人叢中酒容而出，意氣揚揚，云：「撫公相待頗厚，所請已諧。」抵徽寓，出官封袖中，印識宛然。徽婬大喜，復飲食之，公子索酬如議而去，明日徽婬以文書付驛卒，此公子私從驛卒索文書自投，驛卒不與，公子言是偽封不可投。驛卒大驚，還責徽婬，急訪公子，故在寓也，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，欲行出首。徽人懼，復出數十金賂之始免。後訪知此棍慣假宦、假公子為騙局。時有春元謁見撫院，彼乘鬧混入，潛匿於土地堂中，眾不及察，遂掩門。渠預藏酒糕以燒酒制糕，食之醉飽，啖之，晚衙復乘鬧出，封筒印識皆預造藏於袖中者，小人行險僥倖至此，亦可謂神棍矣。

猾吏奸官

包孝肅尹京日，有民犯法當杖脊。吏受賕，與約曰：「今見尹必付我責狀，汝第呼號自辯，我與汝分此罪。」既而包引囚問畢，果付吏責狀，囚如吏教，分辯不已，吏大聲呵之曰：「但受杖出去，何用多言？」包謂其市權，捽吏於庭，杖之七十，特寬囚罪以抑吏勢，不知為所賣也。

〔議〕

「包鐵面」尚爾，況他人乎！

有縣令監視用印。暗數已多一顆，檢不得，嚴訊吏，亦不承。令乃好謂曰：「我明知汝盜印，今不汝罪矣，第為我言藏處。」此令素不食言者，於是吏叩頭謝罪曰：「實有之，即折置印匣內，俟後開印時方取出耳。」

又聞某按院疑一吏書途中受賄，親自簡查，無跡而止。蓋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，而串鈴與馬鞭，大帽明置案前，賄即在內，不及察也。吏之奸弊，何所不至哉！

袁術諸妾

司隸馮方女有國色，避亂揚州，袁術登城見而悅之，遂取焉。諸婦教以「將軍貴人，重節氣，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。若此，必加重。」馮女後見術，每垂泣，術果以為有心，

益寵之。諸婦乃共絞殺，陷之於廁，言其哀怨自殺，術以其不得志而死，厚加殯斂。

達奚盈盈

達奚盈盈者，天寶中貴人之妾，姿豔冠絕一時。會同官之子為千牛者失，索之甚急。明皇聞之，詔大索京師，無所不至，而莫見其跡。因問近往何處，其父言：「貴人病，嘗往候之。」詔且索貴人之室，盈盈謂千牛曰：「今勢不能自隱矣，出亦無甚害。」千牛懼得罪，盈盈因教曰：「第不可言在此，如上問何往，但云所見人物如此，所見簾幕帷帳如此，所食物如此，勢不由己，決無患矣。」既出，明皇大怒，問之，對如盈盈言，上笑而不問。〔邊批：錯認了。〕後數日，虢國夫人入內，上戲謂曰：「何久藏少年不出耶？」夫人亦大笑而已。〈〔亦錯認。〕〉

〔評〕

婦人之智可畏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